筆記詩集傳　十五

イ13
887
12

筆記詩集傳卷廿五

○頌四

劉瑾曰頌始之至頌居其極昔帝嚳之世咸黑為頌以歌九韶自商以下之理充備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詠也孔疏云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惟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乎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乎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周頌異也鄭譜云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

大□□年二月 花房仙文郎氏寄贈

門 13 號 887 卷 12

詒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孔疏云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陳氏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親疎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古義云按頌有二義其本義則皃也以為貌也其借音則通作誦〻者諷也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也美盛德之形容則貌之義也告成功于神明則誦之義也或有問于愚曰魯列國耳何得有頌有頌是僭也商則先代矣而錄其頌何為必欲備三恪則何以不及虞夏乎曰此孔子之所日私也以是為孔氏所刪之詩云爾蓋孔子初刪不出周詩雖公劉諸篇作于夏世關雎諸篇著在殷年而是周之先也孔子魯人也而其先則殷之子孫也吾而既刪詩矣則吾父母之國與吾先世之有天下者奈何使其詩闕而不錄泯而失傳故存魯頌之四于周後而又綴商頌之五于魯後是孔子之所以自著也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知是刪之出于孔子也嫏嬛云按頌之義合先世功德歌而咏之以達于神使後世子孫愛而慕之故其詩中每有追述先烈啓後人之意然其詞直而不激實而不浮敘事而不比興乃王者之言又以為宗廟之事也然周頌之詞近于正而婉魯頌之詞近于誇而浮商頌之詞近于簡潔而明肅其所以存魯與商者何耶曰魯為天子之宗國商為天子之先王其所以存之者亦為臣子之心也

○於穆清廟全章

朱氏曰事神之道尚潔故曰清廟詩緝云稱助祭之人曰顯相者謂其有顯著之德美稱也呂氏曰士虞禮祝詞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又曰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歳是也古義曰奔而雅疏云大走也走説文云趨也鄭玄云行而張拱曰趨又劉熙云疾行曰趨疾趨曰走○疑問云肅雝雝分別敬訓和実是一物蓋在廟只是一箇敬而敬之従容合禮處即是和肅而不雝勉強之敬也婦媒云肅雝即是文德秉文德即秉此肅雝也顯相是尊而主籩獻者多士是卑而奉職事者對越有景仰昭事如将見之意駿奔走有周旋趨蹌如将弗及意然對越亦只于奔駿中見注駿訓大而疾大是從容而寛大疾是敏疾而不遅緩是心之和敬為之不可分身心看以上見在廟之人皆體文王之德以奉文王之祭正是聖德在人心處不必重人心之誠上不顯二句是承上總言之德之昭明不昧曰顯人之恭敬奉持曰承無斁粘顯承句説是愈久而愈無厭斁意人字泛指天下之人説不専指在廟者但举廟中以見天下也斯字不可略過乃咏嘆之辭後語一書洛誥文蔡傳云歳云者歳挙之祭也呂氏曰按洛

誥云在十有二月唯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
成洛邑而作此詩在于七年也劉氏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
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並祭統於尊也古義引程大昌
云凡瑟之絃練而朱之則其聲濁底竅洪疏則其聲遲用絲
本以取聲而時貴其遲濁者正與元酒大羹薦味而棄味者
同一意度故曰遺音遺味遺音即與上文之非極音非致味
者相發相應也鄭氏釋遺為餘失其旨矣至於一唱三嘆則
鄭謂三人從而嘆之其三人從旁嘆之者從於穆等語中以
嗟嘆至于三人也通典注云乾豆脯羞之類孔疏云証每云
升歌清廟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古義云此
詩因移之以祀用蓋有五處焉欽按其一祭統大嘗禘其一
文王世子天子釋奠養老其二仲尼燕居大饗及兩君相見
其一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

○維天之命全章

嫏嬛云此非以天頌文示非文擬天言天命是提出文德之
源頭來總是賛德之感慶於穆不顯是賛詞只重不已些純
上亦帖云於穆不已循言默運不窮也穆即是說不已者之
深遠顯即是說不雜者之顯著說通云穆不已不顯純相足
之詞非兩層○下節朱子曰假以溢我當從左氏作何以恤
我襄公二十七年宋左師語古義云我周公代成王自謂也鄭箋云自孫

来不背穪曾孫○𡡉嬛云此承上文德之純来首句提起下三句串看假以溢勿作疑詞恤我不專就祭祀時言凡平日所啓發輔翼者皆是收有服膺弗失意大順有不安于小成意世々大順便謂之篤原非有加重意

○維清緝熈全章

輔氏曰典謂法度典章說約云始祀謂武王有天下始祀文王以王禮之時至今內包成王意在禎者吉之先見者也以已肰信將然𡡉嬛云文王之典皆闡文德之精而脩王道之大者也故自始祀文王之時以至于今其間開國承家者用之而成永清然業繼體守成者用之而成日清之休禎字根有成来

○烈文辟公全章

疑問云烈文云者有功烈而又有文德之稱一說𡡉嬛云烈正賛其文也古義云祉爾雅疏云繁多之福也保者抱持勿失之義𡡉嬛云烈文字輕祉福說渇廣即撫成業致盛治非徒富貴也祉福就王者一身言下二句是祉福衍于無竆四句緊相連說疏義云儀禮賔三献尸之後主人酌酒献賔歌烈文其在此時共○無封節𡡉嬛云上二句挙而美之見本當優禮用以引起下文耳古義云序通作叙說文云次第也未詳緒世以叙相及故曰継序也一說𡡉嬛云序者以位相

雋之謂皇之只統緒相傳永享爵土使是益大非加地進爵之說錫福報功俱以子孫為極故自其極處言也○無競節欽按人字以人道言說見抑篇㛹嬛云此又欽以道德下將先王感人者來做箇徵驗正見不可不修也只重無競不顯上四方訓正見其强百刑辟正見其顯與大雅重感人者不同疏義云四方訓之其化行也百辟刑之其法著也說約云前王即廟中所見不忘前王即廟中之人就現前喚醒極佳中庸章句云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

○天作高山全章

㛹嬛云高山也曰天作是天有意以俟大王以荒之不但作屏俯乎須兼君民授田看作字即指荒字說康之以治岐之政言如惠鮮懷保輯寧修和之類彼徂矣二句重太王啓文王以安岐土子孫保之有修德行政以保之意輔氏曰祖先所以經理其始計安其後者既已甚艱勤矣則子孫固宜世〻保守之而不失也詩緝云成功告神明之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矣

○昊天有成命全章

㛹嬛云成命一定無改移之意受之本德說不敢康者兢〻業〻遵此命也二句一串說下不可把存心積德平看其

存心即是積德也夙夜是工夫無有間斷宥密乃工夫用到
極至而德已成矣宥是德之宏深不淺陋處密是德之靜密
不疎漏處緝熙是繼續先業而能增光之意盡心如顯文謨
揚武烈皆是此二句本上修德保命而嘆美其能守業而能
盡心也靖則禮陶樂淑無異文武之咸和永清也一説本帖
云肆其靖之斷主成王時説徃士彰曰靖之事有休養安輯
之意蓋文武開創方共天下以更始而未及共天下以休息
成王之靖所以終文武之功也説約云集傳能保其所受之
命亦即謂成王是甚○國語出周語叔向許亮反晉大夫羊舌
肹也舊注云熙咸也言能明其文使之昭定其武使之咸也

○我將我享全章
疏義云奉而進之曰將獻之曰享欽按注右尊也是會
意解耳蓋廟祭尸主皆東向主在尸北尸在主南而享祭祭
天不立尸故配位亦無尸但皆設主而饌在主前故曰主饌
之右為神生也娜嬛云維羊維牛要見禮儀具備共圜丘不
同意其字冀望之詞比止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孝經文
古義云其曰宗祀者何也程子謂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亦
謂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此其義也○儀式節羅間云儀
式二字宜箱讀娜嬛云上二句就已然説見感格有素意則
宜象之為義矩矱矜之為式顧畏持之為刑疊言儀式刑見

無法文王典即禮樂刑政日靖謂無時不法文王然典節
所以日靖不作而曆伊嘏句輕祭時稱之〻詞以典貽後人
即是以治安之福貽者右享之者居常之志氣流通故臨祭
而感格也劉氏曰文王比天帝為一親以親望之故知文王
之必享我祭而以既字言之〇我其節鄭箋云于於時是也
一說古義云時字正與夙夜字相應鄒嬛云二句一順下咸
字只是日鑒可畏意畏威以平日敬天無時不然說保者守
而勿失也須知夙植畏威只是常存此念常法文典以靖四
方耳保之示不敢恃為可保是心思想如此
後語 萬物本乎天二句郊特牲文古義引羅泌云郊一明
堂六尊祖而親考也朱子云凡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
帝言之皆稱上帝也按月令季秋大享帝蓋以兼昊天上帝
與五帝而祭之故曰大享又云明堂為祭祀之所自上古而
已然矣惟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禮昉於周公

〇時邁其邦首二節

通解云今考武王在位方及五年蓋此時雖武王通守作而
後王巡守因而皆用故朱子又舉周家一代之典見於周禮
秋官大行人者如此耳周禮注云殷猶衆也蔡氏曰五岳四
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〇鄒嬛云時邁其邦言棄于戈甫
宜言時周行方岳以舉巡守之典也子之以命為神人之主

兩序者錢氏曰謂以周繼夏商也卿嫚云右序句輕只喚起
下意右以尊臨臣民言序以承受曆数言実字貫下震之循
未是慶讓黜陟只是朝會擧而示以更始之意古義云懷者
招来使就己之義柔者和順不相悖之義曹氏曰祭法云有
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卿嫚云懷柔指祭告言
然及字中則有神為我懷為我柔意矣百神該得廣河岳時
擧其大者末句總承說正與実右序相應對天言則為子對
神言則為后

明昭有周節
古義云式發語聲我代為武王自我也求者講求之義美德
即文德凡可以綏太平者皆是時通作是○卿嫚云此與上
一時事正就政教所及言明昭只掃除穢濁而天下清明意
式序在位是以政肅天下君道也載戢四句是以教化天下
師道也修其政是體上天福善禍淫之心修其教是體上天
好生悪殺之心故能保天命輔氏曰懿德文德也此與諸侯
相期以文德治乎諸夏而無或相尋於干戈弓矢之中也所
謂偃修武文者是也○古義引鄭云樂歌大者稱夏肆于時
夏言武王修文之意陳于是夏而歌之也

後語　春秋傳出左氏宣公十二年楚子語外傳前引者周
語祭公謀父語後引者魯語叔孫穆子語鄭氏曰以鐘鏄播

又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九夏三目出周禮鐘師職呂叔玉
說亦見彼注顔氏曰三夏之外文有所謂王夏章夏齊夏族
夏祴夏驁夏是総為九夏之名鄭氏曰九夏疑皆詩篇名頌
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已是以頌不能具

○執
競武王首二節
古義云烈本火猛之義功之光且盛者亦以烈名之通解云
上二句有是心則有是功下二句有是德則有是命嫏嬛云
執競乃平日作聖工夫非有心于建功也說約云康王名釗
成王子古義云自彼者追数昔之辭奄說文云覆也大有餘
也疏義云此則指言其不顕之実也嫏嬛云奄有四方重在
德之無遠弗届上故下緊接斤〻其明句明著固全由心體
上一私不繫而就君臨四方上說便帶言禮樂文章経綸潤
色等意

鐘鼓喤〻二節
嫏嬛云鐘鼓節言樂具而獲福重在功德之盛足以裕後上
○降福節李氏曰既醉既飽盖祭終而飲福耳古義云福禄
者廣言之凡諸福之物皆是嫏嬛云此言禮謹而獲福簡〻
承穰〻說反〻只是禮行既久益自謹重也反者福而又福
之謂即錫無競奄有之慶于不替也
備證
說約云昭王名瑕康王子

○思文后稷全章

古義云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出申培説真氏曰聖人威德藴于中而光輝發于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古義云立我烝民二句正克配之実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以粒食養人故其德足以配天嫏嬛云稷播百穀举來牟者月令麦為首種举首以槩其餘也邵二泉曰来牟與天地俱生至稷而後識之以為粒食之輔故曰貽我来牟帝命率育亦帖嫏嬛云率字與蒸字應一説叔勉曰此二句當重率育意蓋舊穀既没新穀未升之際民非来牟無以續食便有生養不徧處故来年乃帝命之美利而自稷始貽之亦帖李氏曰思文之詩推美后稷乃以陳常於時夏言者蓋無常産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常産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也

後語 呂氏曰國語以此為周文公之頌是此篇亦周公所作濮氏曰此郊祀献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詩而今亡矣決不可以昊天有成命當之黄氏曰生民為述事之辭思文為告神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與詩緝

○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全章

噫嘻云臣工如郷遂之司農同稼都鄙之田畯田正是也敬
於在公循云昭共乃職是也釐爾成就方賜時言成法農法
也如下節所云皆是咨是稟受而行遵其科條節是量度而
行盡其意義總是悉心遵行正敬爾在公之事也○劉氏曰
呂覽即呂氏春秋月令亦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也輔氏曰
保介助王耕籍田者介有副意故以為農官之副曹氏曰允
田一歳曰菑初反草也二歳曰新田始為田也三歳曰畬乃
成熟也錢解毛傳說文云錢銚古田器王貞農書云錢鎒器
也非鍬屬也乃鏟之別名耳柄長二尺刃廣二寸以剗地除
草毛傳云鎛鎒也釋名云鎛鋤類也鎛迫也迫地去草也農

書云鎒別名也呂氏春秋云鎒柄尺此其度也其鎒六寸以
間稼也（入苗間也）說文云鉏立薅所用也集韻作鋤噫嘻云此正
所謂成法也首句提起之詞維暮之句最重是以已至之時
戒之保介即在臣工内詩緝云亦又何求曹氏曰言不可捨
農事而他求也噫嘻云暮春言時之可為新畬正其所當為
者舉此以例其餘也如何云者言不知其果治否也有力盡
人事之意於皇四句言麥既熟穀又將熟見得不可不及時
相勸以承天賜也非歆之以效亦非以来年為百穀之占也
命我衆人乃農官命之也銍艾言用銍以艾也奄字宜玩言
總束作便西成須兼時以盡人事也○輔氏曰命他官皆無

詩而特命農官則有詩者想是周人以農事開國故成王周
公特作詩以戒飭之以重其事也疏義云臣工噫嘻非祭祀
樂歌而入於頌蓋頌體也抑豈祈年祈穀之時即其地以戒
農官歟

○噫嘻成王全章

孟子云方里而井古義云匠人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
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塗言之也又云百夫有洫千夫
有澮萬夫有川鄭箋云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小半里孔疏云即
是三分里之一古義云亦服爾耕者言使之皆從事於耕也胡氏曰
十千維耦者蓋萬夫合耦而耕実五千耦耳○娜嬛云此詩
見成王字疑作康王時昭格爾言成王已明訓汝矣就戒命
說不粘上成法說率時以下二氣不斷十千所耕即發此三
十里之私也蓋三十里即一川之田十千即一川之衆耕一
川之田非地自地人自人也顧麟初曰言播即先耕故云駿
發爾私終三十里必野無曠土方播無遺種也言耕須率衆
故云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必人無遺力方地無曠土也然此
兩句不必作兩平

○振鷺于飛全章

古義云雝王氏曰辟雝也辟雝有水鷺所集也朱氏云先儒
多謂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王應麟云即旋丘之水其學即

所謂澤宮也。孔疏云、客者敵主之言。二代之後時王偏所尊
敬特謂之客也。一説古義云、止息也。左傳皇武子曰、宋先代
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疏義云、天子祭
廟則歸之膰柏。宋来弔喪則拜以謝。娜嬛云、振鷺二句不是
興體、乃即物以象之。而雖輕客以勤客。説就祭時見斯客指
鷺説、要根德上来見忠質之遺風可望而知也。○娜嬛云、無
悪親之爲君、無歎尊之爲客。皆已肰事。夙夜者循環無窮之
意。庶幾是幸其已誉、非冀其將誉。蓋因他得人心上幸他能
保誉耳。亦要其德之所自致。纔見美意。劉氏曰、所引陳説在
微無悪之意。與上文傳意微異。故朱子初解舊本於此説之
亦有亦通二字。○説約云、朱子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
恐是獻助祭之臣。然但言助祭亦泛。恐是二王之後来助祭
而獻々詩也。

○豐年多黍全章

古義云、稌有粘者有不粘者。今者以粘者爲糯、不粘者爲秔
或作粳。然在古則通得稻稌之名。李氏曰、豐年之時或高或
下無所不熟。億秭解毛傳。古義云、定本集注之謂數億至萬
曰秭。黄氏紹云、十萬爲億、古數也。秦時改制始以萬々爲億
○娜嬛云、豐年三句一順説下。豐年即于多黍三句見之。黍
稌舉二者以見其餘耳。高廩二句正見多意。不必就黍稌説

萬億及秭以廩之數[illegible]通天下而[illegible]非專指公家言也祖
妣家祀也百禮看本文以洽在下面則所謂百禮即是灌將
妥侑求禮獻尸之類降福就方社田祖說疑問云降福孔皆
言大家受福而無異同也或曰民間之禮與上之人不同祭
祀安有百禮是飲食祭祀之外有冠有婚有喪有吊有問而
一ゝ能周辨是謂以洽百禮○田祖見甫田方社見雲漢杜
氏通典云漢舊儀春始耕于籍田官祀先農以一太牢注云
先農神農也欽按先農猶言先嗇周禮注云始教造田謂之
田祖先見稼穡謂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実同也
欽按此田祖先農並舉蓋謂不必作其名只呼為田祖之神

先農之神從時[illegible]所稱耳

○有瞽有瞽全章

鄭箋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按樂就壱容言疏義云庭廟庭也朱子曰祖通言先祖嫏嬛引張壯来曰有瞽句只是提綱之說在周之庭不可忽要見此時先祖在上衆客在傍神聽人觀正在此庭上始作之會倘不備不和何以為一代完音而先祖聞之亦為之不協以此說方見是始作合祖○孔疏云既有屬之小技又有田之大鼓其鼓縣之虡業為縣鼓也一說說約云按周鼓皆縣則田既大鼓不必言矣應為小鞞[illegible]之與否固不[illegible]辨矣鄭箋云朄小鼓

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古義云此縣鼓
乃路鼓周禮鼓人職云以路鼓〻鬼享此祭宗廟故知為路
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足鼓云〻注云足謂四足楹謂之柱
貫中上出也柷說約云有椎連底句桐之句令左右擊句守
彙云桐引也動也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
籈音真古義云奏者動作之義嫏嬛云此言備器而奏音虡上
有業〻上有崇牙樹以彩羽綜是一器而盡制畫飾懸鼓周
制此已變夏商楹足之制矣鞉以節樂磬以收樂柷以起樂
圉以止樂既備指上六者言古義云簫管之樂俱在堂下備
舉而作之則堂下之器無或遺者矣或言奏或言舉亙相備

也嫏嬛云無不備舉作之此即序大合諸樂之意○末節嫏
嬛云此乃永嘆其所奏舉者極其美感也喤〻二句一順說
肅雝和鳴正是喤〻而和鳴即肅雝也先祖是聽根上二句
来要本功德說功成作樂足感其靈也我客觀成則樂之美
可知朱氏曰樂聲喤〻而和鳴先祖是聽幽有以感乎神也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明有以感乎人也

○猗與漆沮全章　潜

詩緝云潜王氏以為潜藏之潜言取之深也鄧元錫云紮而
涔之薄圍而取之是盡物之心也非王心也鱣鮪解見碩人
篇鰷訓亞由・又作儵[illegible]儵魚食之[illegible]爾雅䱌黑鰦郭注

云即白儵魚江東呼為鰷埤雅云鰷魚形狹而長若條狀故
曰鰷也今江淮之間謂之鮊魚(又作鮆)性浮似鱈而白爾雅翼
云今人謂鰷為參魚參音近於槮(素感切)或以其伏槮中得名
耶又謂其魚為內條魚李時珍曰鰷生江湖中小魚也長僅
數寸形狹而偏狀如柳葉鱗細而整潔白可愛性好群游荀
子曰鰷浮陽之魚也最宜作菹(鮓)欽按崔禹錫食經云年魚貌
似鱒而小有白皮無鱗春生夏長秋衰冬死故名年魚也此
說之得形性甚分明楊氏漢語抄又名銀口魚亦名細鱗魚
閩書所載溪鰮蓋亦此魚也但未審其果與鰷魚同否鱨黃
魚也鰋鯷屬也漢是魚麗篇鄭箋云天子必親往漁明漁非

常事重之也此時魚潔矣說通云此是常祭之外別薦此祭
如漢人原廟薦新之意大帖云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應氏
曰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於所尊故不敢輕也輔氏曰季春
薦鮪乃序說也孔疏云冬則衆魚皆可薦春惟獻鮪而已通
解云此雖一詩而(兩)用決非一時而兩祭○嫏嬛云潞洄只以
產物之所言是嘆起語宜輕重在積柴養魚上有鱣二句正
言其多景福從說彭氏曰子孫之祭其先祖九例之美味莫
不畢備然其歌樂必言其所興之地取其所產之物而薦之
者以示不忘本之意抑亦思其所嗜之意

○有來雝雝首二節

古義云有者非一是辭指下文辟公言一說止語辭𡢃嬛云有來至止分分在途在廟只言諸侯之來雝雝和順從容肅肅恭敬齊莊穆穆至和無迹至敬無文有一段淵然默然通于神明須得由內而見乎外意重雝肅穆穆上不重天子諸侯亦帖云來雝雝至肅肅互言以見和敬之兼盡輔氏曰不和則有勉强之心不敬則有怠惰之意一說徐士彰曰此詩是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文王玩詩意重在得諸侯上故首二節言諸侯獨詳蓋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者天子之孝也亦帖古義云有字正與維字相應便見非復大夫助祭意言助祭者維有肅肅之諸侯奔走將事是以主祭之天子進退周旋皆中禮節穆穆然有文之可觀○二節古義云廣牡云廣大也按橫量曰廣博碩肥腯之謂也肆祀鄭箋云陳祭祀之饌疏義云對辟公言則曰天子對皇考言則曰孝子𡢃嬛云薦廣牡助祭中抽出一事言正是肅雝之意所將者此以冀祖考來享而曰綏予孝子謂今幸得以天下孝其親必親心受此天下養然後心安也

宣哲維人二節

古義云上二章美諸侯之來助祭此則追述其舊功而重贊美也𡢃嬛云宣以心之虛言哲以心之靈言文以徽柔言武以剛健言宣哲便是維人文武便是維后燕及皇天及字內

有安民意蓋天以安民爲心民安則天心安書氏曰燕及皇
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淨無錯行妄動之變
輔氏曰天之佑君者莫大於予以賢子孫是以熊燕及於天
則能昌我後嗣也朱氏曰莫强於人而文王之宣哲有以盡
人之道莫顯於德而文王之文武有以備君之德其道德之
效下有以安乎人上有以及乎天遠有以昌厥後則文王之
所被者廣矣○末節嫏嬛云綏我介我蒙昌後直下眉壽自
末年受命言繁祉自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言作己肰看右尊
以天子禮樂打轉諸侯助祭意文母只帶言觀亦字可見周
禮春官大祝掌九摻以享右祭祀。

後語朱子曰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雝
以徹鄭氏曰學士國士也黃佑云此詩但爲武王祭文王而
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載見辟王全章

古義云鶬當依說文通作瑲玉聲也鞗革轡搖其上者以金爲
之謂之金厄其聲所鑷亦往〻能如玉之鳴也嫏嬛云厥章
是禮樂刑政之屬自昭考時己須爲世守茲持其甲求之耳
龍旂和鈴鞗革有以君賜輝上國意故曰烈光○二節古義
云以者承上之辭後放此詩緝云以致其孝敬以行其獻享
嫏嬛云享亦孝中事耳朱子曰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

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祖而然蓋但以后稷為昭穆而不以
昭穆為尊卑也〇末節疏義云永言保之只是長有之意以
介眉壽則長有多祐矣嚮媛云多祐不外富貴綏以句本和
敬以相祀說說約云上三句言祭而獲福而下三句歸切於
所以致之〻由純嘏即多祐變文成章耳古義云大福難保
曰俾緝熙于純嘏言大嘏不易也

〇有客有客全章

一說古義云按微子名啓紂同母庶兄也當殷之世封于微
而爵為子微蓋殷畿内國名及武王克商改封微子于宋樂
記所謂未及下車而投殷之後于宋是也其時武庚尚在故
不得為殷後及武庚叛成王誅之而湯祀斬矣於是即微子
始封之宋國進爵上公命為殷後以主湯祀史記世家言周
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
命以申之是也孔疏云客止一人而重言之是丁寧殊異以
尊大之也舊說鄭箋云亦亦武庚也疑問云馬亦從白則其
他禮物之仍舊文可知矣葉氏曰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
以備一代之法也孔疏云敦琢是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
為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其卿大夫之賢者共之朝王嚮媛
云不必將儀共馬共旅分作三件亦不宜以所棄之馬對從
之人只從馬開〻說到人上見無非可愛為得〇二節呂氏

曰譙郡張氏曰宿〻者凡一宿者再也信〻者凡再宿者再也
古義云言者發語辭說約云言援二句商量擬〻之詞非已
然之事○末節舊說毛傳云淫大威則也曹氏曰威等威也
王氏曰既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夷也劉氏曰有
德而神降之福故以降福終焉一說說約云按已追之文綏
之是而頌然俱非実事末二句說通云言可留之意而不言
客之可留言外之旨長矣娜嬛云典秩不居于侯常使是謠
威使是福此推言平日待之如此以庶幾其一留非自多其
所供也

○於皇武王全章 一武

娜嬛云於皇句所起無競維烈渾〻含安民意尚說不出言
克開只以起下武王能受之耳受之乃武王嗣文王之後而
受其所傳之緒也遏劉有示天下不復用意正武之所以通
文之窮而定無競之功矣詩緝云所以歸重武王之功明非
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朱氏曰於勝殷以見其伐暴
之義於遏劉以見其止殺之仁〻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
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

後語 濮氏曰左傳宣十六年楚王之語以此詩為大武之首章
耆為第三章桓為第六章然周頌皆一章而已無疊事也武
者後世取而用之於其事不可知也禮明堂位文一說古義

此詩維烈分為二章而云舊只作一章七句按左傳引耆定爾功一語為武之卒章故知當分二章也朱子誤引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今考傳文乃卒字非首字又云但是武詩一篇之卒章而非大武全樂之卒章又云按周禮言舞大武意者大武之舞已作于武王之世特其詩未備及周公時乃始成之耳

○閔予小子全章

嫏嬛云開口說箇閔字含許多悽愴可憫在下二句此三句就有懼繼序之未能意古義云言遭逢此時我家父子不為造物所成就大統方集武王遽崩使我渺弱之身失所依怙正在憂病之中未知彼濟也嫏嬛云永世克孝以纘緒繼述言不言己念皇考但追想皇考生平正念之真切處匡衡語出成帝時上疏輔氏曰周至成王之時可謂成矣而曰遭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而成王之心常若未成未治也如此然後能保其成匡衡可謂善說詩也○二節嫏嬛云念茲二句連上文說正見其克孝處念字最重陟降庭上即此念所呈露須知念不是懸空思想乃思慕其所行者而法之故常若見其形容與之相接也無時不念即無時不敬故遂以自己勉承之敬而單是思念在繼志述事上說後漢書李固曰堯沒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見堯於羹楚詞

大招篇文劉氏曰集傳所引揖讓二字從之正作穆穆則此或傳寫之誤也○末節娟嬛云於乎皇王只是仰嘆之詞序者王業相傳之次第也繼序思不忘謂我思繼此序而不敢以怠荒失墜之也惟所思如此則夙夜念皇考者自不容已矣

後語 劉氏曰小序於四詩皆泛言嗣王故又疑其後為嗣王朝廟通用之樂歌矣

○訪予落止全章

古義云止語已辭也時之言是也艾猶盡也○娟嬛云道之圖厥終者在圖厥始故訪落以率時昭考之道未有艾本悠哉来將予二句以工夫未歸一言維予二句文言道不容不求也多難就天命初集人心初附上說紹字應上率字貫下二句紹庭是法其治國之道陟降是法其齊家之道身既保明則可以保家國矣王氏曰保安則無危忘之憂明顯則無昏塞之患胡氏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猶言皇皇如有求而弗獲之意自維予小子而下則焄蒿悽愴如或見之也誦其詩想其形容成王之思慕皇考爰繼爰述何其微婉懇切反覆曲盡有無窮之嘆詠也哉

○敬之敬之全章

娟嬛云首句重看就人君心學說不可認作敬天古義引漢

朱曰重言以求其聽也天維二句稱天命以聳動之正見所
以當敬也命者有天下之命也媊嫘云顯思只是分别善悪
未說到禍福不易句使有禍福意說文云監臨下也媊嫘云
陟降猶言上下察也日監卽是無時不然意玆字折轉承上
說此二句正說天道之顯以見命之不易處○末節朱子曰
就成也鄭箋云時是也仔肩任也孔疏云二字共義古義引
顏師古云君子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作字異
目示物从示傍見以人物示人作單示字德行謂德之見于
行者先王已然之成迹皆明德所流落故曰德行也媊嫘云
不聰以質言日就月將正是願學工夫緝字從日月推出來
熙字從就將說來人之心體原自光明緝熙適得其固然而
已此光明之心正堪與顯思日監之天對相而又曰顯德行
則德之顯明而可行者正以光明之本體未易臻須要從此
顯處遵行之則就將緝熙方不是弄虛頭話又云全旨總以
敬字為主而歸末二句上見非敬無以祈天永命而非臣無
以輔弼之也

○予其懲全章 小毖

毛傳云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焦氏易林云桃蟲生鵰
爾雅桃蟲鷦其雌鴱郭注云鷦鷯桃蟲也俗呼為巧婦陸疏
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鵰故俗語鷦鷯生

鷦埤雅引説苑曰鷦鷯於葦苕繫之以髮鳩性拙鷦性巧故鷦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為巢〻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韈然故又名韈雀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鴎幽人或謂之鸋鴂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韈雀李時珍曰鷦鷯處〻有之生蒿莱之間居藩籬之上狀似黄雀而小灰色有斑聲如吹嘘喙如利錐取茅葦毛毳為窠大如雞卵而繫之似麻髮至為精密懸樹上或一房二房故曰巢林不過一枝毎食不過数粒小人畜馴教其作戯也又爾雅鴟鴞剖葦郭注云好剖葦皮食其中蟲因名云江東呼蘆虎似雀青斑長尾李時珍曰鴟鴞似雀而青灰斑色長尾好食葦蠹亦鷦類也欽按源氏和名鷦鷯訓沙雜幾巧婦訓太句密毒利然其引兼名苑注以蘆虎為巧婦非是今呼為鷦鷯者形狀近時珍說但其色赤褐而黒斷斑巢墻石間蓋其作懸巢者為巧婦是鷦鷯一種未審其形色所謂蘆虎據郭李說則似今吉吊與鷦鷯逈異非巧婦也舊說鄭箋云集會也嫏嬛云集有萃聚之義古義云集者栖止之義欽按三說古義近是〇嫏嬛云懲毖不平知所懲即是謹後患玩本文而字可見成王不忍直斥管蔡故借蜂鳥為詞以寓痛切之意宜作賦體莫作喩說作文只在蜂鳥上發揮管蔡事勿露出莫予二字貫下即上懲

毖意荓蜂輕使之過信蟲輕信之過所皆誤于前者多難從
指王室新建天命人心未固言蓼指禍患言未字又字緊相
呼應見防之而不勝防也一說古義云蓼以喻武王之喪也
說約云按無上事而曰予其懲其字蓋有指也不必依註入
何以且予其懲與毖後患自是兩句不可作一滾下莫予莫
字頗多解大意言無人使蜂螫乃我自取辛螫也〇字彙云
冲幼小也
後語劉氏曰謹之於小者即謹之於始也即所謂訪落之
意也名篇者特於毖字上加一小字其意深矣
〇載芟載柞首二節
首句講意云將耕先芟除其草木通解云柞〻其木子非柞
大木也曰芟曰柞每歲春耕皆如此釋文云澤〻音釋〻郭
云言土解也〇二節首句劉氏曰以下文之次序觀之恐此
句未遠說耘苗也故曹氏以為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柞
不盡者則復耘之也嫏嬛云千耦遍于隰畛亦見無曠土意
首言耕之善而未及人力之齊次言耘之齊而未及耘治之
善故下遂申言之
侯主侯伯節
嫏嬛云此申言耕之事以見人力之齊首三句有內外協力
意有嗿攸映六者之衆而又以起下婦士句思媚二句文相

勸勉惟當氣象示見太平光景有略二句無一人不力矣饁
是耕中事不平看此總是言春耕見男女長幼盡力于耕如
此則草木之荒穢宜乎無不治之矣其首節意應曹氏曰俶
載南畝則將種矣古義引陳春際云人情莫不樂其群主伯
亞旅皆在焉均勞又聚語也人情莫不樂所暱婦女自饁氣
體為邦又相慰藉也李本云一家親愛同力一心農夫之所
以有年者蓋本於此周禮遂人注云民有餘力復予之田有
力之民可任用也甿田民也

播厥百穀三節

曹氏曰百穀之性各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可預料故悉種
之所以為備也鄭箋云实種子也○嫏嬛云此申言耘之事
播百穀矣俶載来涵活者生意萌于中其達者生意暢于外
苗禾同時而生則驛驛然有連續之義或先時而長則又厭
然有傑出之形至厭厭則受氣皆足而耘稍不密或以傷苗
所以必欲綿綿其麃耳訓詳密者詳則無苗不耘密則無耘
不到只重此一句

載穫三節

嫏嬛云載穫三句連上耕耘看獲其積勿對萬億及秭所積
之数餘按此下兩節積实祭祀燕享等主公家說而兼民間
如豐年篇○有飶節毛傳云椒猶飶也嫏嬛云共承酒醴来

之美亦帖云以大有之年設燕享之禮自是豐年之嘉會此
便是邦家光顯處若凶荒殺禮氣象蕭然何光之有輯録云
酒扶高年養疾病○匪且節婦嫘云首二句雖農事豐年分
貼却是一套事重匪今斯今遺以起振古兹字重豊年上言
由来之遠見報賽不容已也
後語　疏義云朱子勿本此下有下章放此一句張叔翹説
見下篇一説胡氏曰此皆田家勤勞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
樂歌也豈與七月楚茨信彼南山甫田大田等詩同一歌詠
其事以寓其鼓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赴功之心也耶

○畟〻良耜首二節

婦嫘云此言春耕之事畟〻訓嚴利謂嚴整而銛利也耕用
俶載先時而器悉備故臨時而耕之早既耕而播苗皆生則
可以事于耘

或来瞻女三節

欽按或来鄭箋作有来載字無訓盖示則也一説古義云載
猶運也輯録云饟與餉同自家之野謂之餉毛傳云笠所以
禦暑雨也古義云經有三荼一曰苦菜谷風采苓及緜爾雅所謂荼
苦菜者也一曰英荼出其東門鴟鴞爾雅所謂蔈荂荼者也一曰委
葉爾雅所謂蒤委葉者也據爾雅注引此詩以觧委葉故唐
孔氏以此荼為委葉也然委葉之形状注疏無文但指為穢

草耳愚攷爾雅所謂委葉者字乃作蒤又別條有蒤虎杖之目疏引陶注本草云此物田野甚多狀如大馬蓼莖斑而葉圓因悟此詩以荼蓼並言當是其形狀相近而朱子亦云云二者蓋相胞合狀則此荼之爲虎杖明矣○嫏嬛云此三節言夏耘之事古義云或載筐或載筥見耕者之多故饁者衆也鄭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黍嫏嬛云其笠二句只是形容耘苗之狀不重貨儉意此二節言婦子服事于饁農夫服事于耘見举家力農意朽止二句乃耘後事見耘有益于苗也不平看黍稷句却本草朽土熟來說約云按土熟坊本多作土熟誤六帖引月令季夏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美土疆是其證也

穫之挃挃二節

毛傳云墉城也嫏嬛云此是秋成之事上節言收入之多下節言士女之安如墉自堆起言如櫛自堆數言總是狀其積于場者高且密也鄭箋云百室一族也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邢疏云百室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酇（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以鄉尊於遂故举鄉言古義云婦子謂耕者之妻與子也萬尚烈云方春在田邑室皆閉田事既畢則邑中之百室皆開以其所穫所積者皆入之于室也嫏嬛云盈止儲積皆富俯仰有賴寧止就豐年家給人足大氣象講鄭箋云百

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
歡蘇氏曰夫詩之可以興者亦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
勞後言逸樂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也

殺時犉牡節

婦嫘云此總承上七節正舉報賽之典以答神休似者踐其
迹而不遺續者繼其統而不絕續古之人不重祭統垂遠只
重自古有年見今日之祭不害不舉張叔翹曰此詩所言祭
祀小序以為春報社稷朱子初本以為宗廟樂歌此注但言續
先祖以奉祭不明言其何祭也而載芟篇題之下則云此詩
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下篇倣此蓋改本也從此則亦
秋冬報祭之樂歌矣 帖秋

○絲衣其紑全章

孔疏云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曰絲衣雜記云士
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曹氏曰餘皆用布惟爵弁服用絲
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孔疏云俅俅人貌故
為恭順貌也劉氏曰門側之堂謂之塾蓋門之內外夾其東
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西塾南向內西塾北向謂之堂則
宜有基矣爾雅鼎圜弇上謂之鼐注云斂上而小口者○婦
嫘云此言助祭者始終一于敬而獲福也重主祭說不可與
飲酒對看讀詩柄亦祭而飲酒句便知亦字對烈文詩看 鈙

按此詩小序云繹賓尸也鄭箋據士廟祭影說繹儀而集傳
從之舊序以豐年為秋冬報祭絲衣為繹祭朱子初於辨說
皆以為誤而集傳亦並從序說則是改本也然則此注所謂
祭者分明是繹祭矣嫏嬛云首二句只言服此之人耳不重
衣冠上自堂句言省器自羊句言省牲鼐鼒句言省鼎是將
祭而行禮有序也(特牲禮皆在祭前夕)兕觥二句方祭而獻酬飲酒有
儀也壺濯籩豆在堂故曰降牲與鼎在門外故曰及兕觥二
句即是飲酒蓋受祚之後主人與賓飲而士亦與焉者也不
吳就言語說不敖就威儀說此正見其敬無有間處故神格
之而錫福通解云壺將酒濯供盥下濯具濯字又別孔疏亦

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疏義云壺及籩豆
之類告濯凡席不洗者告具而已羌猶肥也又云頌無飲酒
之詩而儀禮特牲祭之前夕視濯視牲厥明乃祭賓三獻尸
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宗人即前視濯視牲者此諸侯士
之祭也(王者正祭皆宗伯掌之)豈天子宗廟之祭則以烈文獻頭相以
絲衣獻視濯視牲者與此若可以類推矣欽按此亦以兩詩
共為宗廟之說也然意者繹祭亦可類推耳

○於鑠王師全章　酌

嫏嬛云於樂以氣焰言古義云王師武王伐商之衆也八百
諸侯皆已從周紂所有者維畿內耳朩帖云遵謂守而不動

養謂蓄而未發遵養非觀變守臣節也用介非幸災順天時
也娜嬛云須知遵養令不着意使時當終晦則師亦終不用
矣用介正用此於鑠之王師蹻蹻之蒙大介來曰造者見此功
自他創造起來的惟其蹻蹻則後人受之者榮光莫加矣故
曰受寵有嗣蒙王造來輔氏曰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靡君
之用武也能如是之亦武王而已一說娜嬛云歸者師其時
行時止也武王事何可輕法而時中之理與時行止便是善
法處凡國君子民皆是
後語　簫氏曰方其不可而遵養時晦見其可而後為之此
所以為酌也嚴氏曰勅則遵養然則蹻之酌其時措之宜也

○祭統云舞莫重於武宿夜疏以武宿夜是武曲之名皇氏
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
歌舞以待旦因名焉熊氏曰此即大武之樂也

○綏萬邦全章　桓

娜嬛云綏萬邦二句是伐商時事用兵而曰綏之而及萬邦
則人心和于下天心應于上所以不凶而豐之而且屢也即
此便是天命然亦是承上起下之詞匪解謂不止命之伐暴
安民而尚欲其用賢圖治意桓之是呼過之詞保有上句一
直說下保有是愛護而信任之以全收其用意古義云厥士
謂皆與武王共定天下者娜嬛云于以四方所謂列爵分土

也厥家自四方言定厥家亟使萬邦来綏之意於昭于天與
天命匪解相應蓋天方欲命其如此致治而一遂能靈承之
質之天為無負也鄭箋云皇君也○注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出老子傳文出在傳僖公十九年衛甯莊子語
後語春秋傳說見武篇鄭箋云類也禡也師祭也孔疏云
講武是軍衆初出在国治兵也類則於内祭天禡則在於所
征之地

○文王既勤全章 賚

婉嬺云通篇是代武王説意中事勤勞指求寧言應訓當是
適當其後意思受而有之受其勤勞之餘烈而有天下也求
定是文王勤勞遺意孔疏云往行天下以天下之定王氏曰
大賚善人封建以為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
疑問云我與共往維求天下之安定婉嬺云時周之命止承
二我字言再一提醒以儆惕諸臣見非復商之濫及無功也
於繹思有勉之效職意在惟可繹思者在文王則當繹思者
在諸臣矣語意正相呼應輔氏曰大封功臣於廟而歌此詩
其言只止於此而不及車服錫予之物蓋以是為重而不以
物為重也

後語 婉嬺云周大賚故詩以之名篇

於皇時周全章 般

古義云陟其高燔柴以登天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
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陳注云中者卑也巡守而祭方岳
之下必因此有名之大山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以
告于天也○鄭箋云此美周王時巡之典而嘆其為一代維
新之命巡守重朝會不與祭告平蓋因朝會而祭告也墮山
喬嶽正是高山此特祭一岳下允猶翕河不重河乃由翕順
之河以周四岳耳此雖祭告當入朝會在内則下面敷天裒
對處方有着落敷天之下莫不相望我周新政故聚而朝之
方岳如修五禮輯五瑞協時月同律度皆若天下仰望之心
而與之以更始不止慶賀黜陟也再言時周見今列國會以
布此法令于方内皆周之新命非商之舊命此令人有迺眹
易志知所遵守意董氏曰得天下必告于名山大川禮也舜
受天下於堯猶必望于山川而祭群神受命之始亦得亦眹
也而況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是周之命也
後語　曹氏曰般所盤旋之義巡守而徧乎四嶽所謂盤旋
也一說蘇氏曰般遊也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252